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養吾齋集卷三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陳長春

謄録監生臣南光晠

養吾齋集卷三十一

元 劉將孫 撰

墓誌銘二

江村先生胡公墓誌銘

先君子須溪先生每嗟歎後來文字之盛趍軼變化辭意俱極諸經義如詩書逈出時文畦徑書又難又盛不可及亦惟是二三作者傑立輩出前無聞人能至此江村胡公端叔其尤稱者也安成最多士治尚書者十六

七然本傳習無新意至詆相訾莫能辯公奮孤童角試藝突耆宿並英遊頡頏古人沛然精義開闔變化奇無不宿於理能使易直者雅奥而詰屈者明白當於人心有語後之味然同時有名者或魁南宮首鄉貢冠太學亦小慰其志而公僅一貢於漕平生脫槀家藏人襲兼三挾兩名貢書如楮或以蜚聲異路入賢關第太常而公貢士終其身邇年科廢當路起名流重鄉校宿望下至新學無不録而公老於江村屢辭聘不一出蓋後進

稱之爲鄉先生經生歸之爲師宗家里大氏世族敬之爲名流鄉鄰童兒下走亦知服爲善人沒之日愈有餘思嗚呼時文者負公科目者媿公而公亦焉往不自得哉公孝友篤行人也幼以繼母子祖命叔父子之七歲失所生二親又七年失所子之父孤苦植立事母以孝聞伯貧多累既分兄子爲子兄死教姪冠昏之厚且篤既長姪卒而嗣絶落然一寒無後適無累公不忍以季子後之名以復初先君子字之著其實曰古稱與爲人

後謂夫貪財而强與彼也斯子之往也何貪焉其晚晚獨行其意多此類少年從二師句讀學白首猶不忘厚之塋之及其子恂恂忠信急迂闊爲日用受人子弟之託必不欺其意嘗見門下生課策蠅頭注析條縷商確間合意則欣喜賞激浮動筆間末世師友類大略講貫至文士有名又將以聲重蹤指意喻不啻足乎視踐履律度皆細行公英發磊落而不爲苟且夸詡教人如其修身事親者則其所存曾謂語言文字間足以盡之哉

先後教官之知已鷺州則黄山長嘉謂其文有制科才郡學則黄國史愷伯俞御史淅張監丞居中陳提刑元英皆名有司竒之望之而公志特他有在每謂一日奉大對即何事不可言言不合斥之嶺海止耳此其景景者何如也每憶先君留平村將歸城公風雨中特來語夜半及近作訪箕子義意語未盡淚霑襟他時生徒亦有與鄉衮共千載爲死生者則公之敎遠矣嗚呼使公得遂其志者而豈獨時文之士哉顧時文猶不足以得

公重可悲也胡氏譜清江來自燕王府教授生旴江文學子文始遷安成北門六世而及公祖賡老儒號進齋先生承學有趙潯州與泳可稱二子應祥應麟公祥子後於麟故名求魚其號江村也則兵後徙三江橋晚又徙南江慨然臨流曰吾居俯是江也今江在是因號焉先君為之記學者稱江村先生而不字貢咸淳丁卯舉業經說外多所論著集易解未脫藁自少諮諏里先輩見其輕羈貫高閟過發憤求師於聖經賢傳資深自得一

日廓如也服膺篤信至爲他文亦必取本趣反復不肯作孅姸語隨俗好正如其爲人家故貧士能買山施鄉人以葬每勸有力者給轉賑鄰往往感化類皆人所喜道而於公爲常事不盡書生嘉興己亥三月壬午卒以大德丁酉十一月晦臨終翛然先一日酌酒小酣若與家人别者娶周氏子聖棠聖紀復初遂爲姪孫女適彭希雲孫喜生祖生瑶生孫女二長適彭起翁以某年月日塟某所某視公丈人行也先君厚知公復初遊從又

咨先君之喪公手書來唁以斯文屬望語深至知公期我蒙以狀求銘不得辭銘曰

生之非艱成之維艱究彼寸草及茲歲寒曷不第一如菑川友曷不九十如濟南叟命則無時盍與之年假且期頋孰如歸全以漢經師爲晉處士過而下馬式又思只

郭梅垣墓誌銘

嗚呼吾觀古人論事議禮每推於理之不必有而極於

變之所無柰何者豈非人事之多故有不可知哉岀使吉事而乃求遭喪之禮以行而亡於禮之禮亦於其情稱而止若招魂而葬固隔絶之所必至孤貧之所常遇雖平世兆域問而得合於防墓者幾昔之孝子嘗苦心刻痛茫茫哭而求之野有獲弗獲傳記皆書之爲美談葢人事之無涯者慮之所不能周計之所不能豫也而况於世變之際哉百年大患不先後而適離之而又焉所可悔吾以是銘梅垣郭先生於思渝之堂逝者可以

無憾而生者亦可自慰也悲夫大德十年丙午去宋咸淳癸酉易代三十四年矣廬陵郭汝介于石告行於常所往來道湖湘暨沅抵鎮遠問南平入播如攀躋達重慶時癸酉洪厓寺寓廬之約歸其父梅垣先生之葳凡親友無不悲其志汝介癯然寒悴貧無餘貲辭館以行館主人義而倡助之閱歲始能發所持特無幾予别之爲閣淚念誰非人子兹行也以中年弱質行萬里生路又歲儉旅荒何恃以能遠山川神明其忍諸汝介間關

六七月昉還達播遇宣撫楊樵溪叙梅垣斯文世契以
十月至渝及洪厓舊寺久墟安所得咸淳匾僧皆新度
問所以來相顧各愴然而一無能知匾者汝介彷徨悲
泣乃一僧有母年逾七十頗能道兵革間事爲言重慶
乙亥冬圍閉無所得薪狀當其時洪厓殿且不保地石
悉供砲境内已瘞者猶發取木棄骨剝地上暨戊寅事
平暴骨徧厓溝有僧自稱髑髏不知所從來日輦而聚
化之汝介四顧慟絶爲佛事託之文以告詞尤哀歸塗

二僕一死一逃重以訟官亦傷憐之得不累丁未正月晦始返乃揭楊公所書思渝堂於梅垣書室徵舊約爲銘予於于石之行也嘗諾之矣兹何所辭悲哉乎足下年時愴饑鄉鄰危不相保子正用此時遠役炎埃貿穿篁竹狎高深含辛茹苦幸及其處乃淒然失望一時仰天俯地穹穹厚厚咽咷子迴魂銷神斷真復頃刻何以爲情謂死者爲無知則古今幽明之感人間父子之情其不可誣也如死者爲有知必有以處此矣此予

所以誌也昔梅垣之館於沅也先君子須溪先生實序而送之時爲景定癸亥梅垣以是展轉於南以致試重慶而没于石之謀是行也檇序以徵言且謂歸葬也必銘之于石歸子適迫戍期然是約往來於心及盱而言始踐嗟夫豈謂予言足以傳梅垣哉抑生而不得遂其志没而猶不能以無餘憾所謂以概見其平生而少慰其子孫者僅託之斯文其可使望而重弗及耶是亦不可以已也事之可哀者雖微必傳志之可感者雖遠必

著後之升堂而摩淬者功名之念可以歸於命遠終之感可以動於心斯非墓之諛而顯之誄也其亦孰如吾與若之迂也雖然曰者之役固有心以爲迂而不敢異而私竊以爲後且無及者有矣夫豈不足以及此而名義所在有不可以臆決而理解也感德之不昌遂使于石徒手往返以至此也顧聖賢以來迂之爲事業者豈獨與一世之俗論爲異同抑時與造物所謂時命者爭予奪是固梅垣之所以望之我而我之不敢自諉者也

梅垣諱興文字德章世廬陵化仁鄉塘東人本汾陽後
繇金陵來仕自吉水謝屯徙父詒堂以義素著稱五子
此其四也少爲詞賦即有聲小試屢驗大塲屋輙不偶
憤慨爲遠遊有謂當以異路奮故再試重慶嘗見老儒
與同館宣溪者尚能言梅垣巧思濬發每有司校藝傳
有佳製新體少須必斆之變化而工乃連蹇不得一名
客死天末科舉負人類爾性至孝平生不忍離二親遠
館其入沅也兄平軒實館沅府既先諾其人書幣至詒

堂復勉之乃攜汝介與姪于成偕及沅間獨舉繩墨慷慨不憚險遠復利於他人遂徧客諸侯間往來武昌巴峽雖筆墨小遇未快於意癸酉復從播試渝塲中得疾出院卧旅邸二日卒而于成是秋試鄉舉三萬塲屋而掟詒堂則試前數月卒乃父子死各不相聞也傷哉誰爲爲之汝介甲戌欲返廬衆議水下峽陸走播俱難當徐圖之未及一歲而兵四動平生知已多鉅公名人斂且殯之者高憲一齋也著述凡數集張漢東爲之敘父

舉字才卿詒堂也妣羅氏後辛巳年九十三而卒娶亦
羅生紹定丁亥十一月乙卯沒癸酉八月二十日于渝
之旅邸柩寄於洪厓洞天禪寺斯堂取太白思君不見
語所以志也子汝介汝宗彭老彭老爲平軒後女三汝
介且刻銘堂上歷紀一行之助於鄉而哀於塗者賦詠
叙誄次第列之梅垣文字縝雅條暢四六有體裁不獨
舉業精也惜放佚已不得其生平友弟急義事多可著
予獨反覆身後之悲縷縷而長者葢有感也往予入闔

江西士大夫南北之交多流落焉類故素交契予歷歷物色得其藏骨隐處以告之其家然未有竭蹷來者僅趙儀可數年後從南劒歸其弟宗彊之骨去年閒崇仁故人死復以此事望其弟若子噫何及矣江閩之相去非播蜀之隅也川陸之便安非梯航之阻也費無倍力無勞然且閧之確有行不行則于石難矣無得猶得也梅垣於是不死矣予為斯誌亦以愧夫世之為人子者

銘曰

隹城鬱鬱馬鬣封兮既十世則不可知衰麻雨泣百夫行兮孰三紀而悲如初千年之科與我俱訖兮縱貴且仕夫奚爲五陵之樹黯不復春兮况匹士之容羈師延陵之無不之兮從彭咸之所居撫鳶蟻之同盡兮誦陵陂而何殊登高丘歷東門兮潮既斷而海枯重華怨而巫咸招兮寧獨憾於區區子重趼而弗及兮魂識路而並塗眞者雖久返其眞兮猶依戀乎故盧忽雲間如滕下兮亦九京兮同歸耿梅花之霜月兮尚依然而手姿

涂英叔墓誌銘

古今奇聞嘉見每繇傳記動悟千載如晉王琅邪掃牛下卧冰上吴達躬負土屢遇虎虎下道避唐趙雋忍寒守醉父鷙豹熟視他歧去以及犬鹿相狎兎鵲棲乳皆非常理所及向微所遭不幸爲前子遇嚴若倉卒奔走孤露義激物異其人平生周旋鞿戹亦無自以表見天於忠孝不能使之如意而亦若厲之此以示勸者爲史有所不盡傳使無流落之一二其泯泯豈不重可歎哉

吾得涂英叔二事爲之誌墓即昔人有過此者乎英叔事後母謹後母盡逐諸使令者則井臼自供冬單衣負米夏𢿱緼卧竈下一日侍母納凉樹陰二虺垂樹梢下及且亟大呼抱母疾走而虺已去母乃以誕驚動撻之流血亦不自理洎奔父喪自城一夜走二百里僕不能從中路遇虎偕行殊不覺虎也道陘虎哮大慟吾父喪且死此乎若有揮虎者竟不知復何在異哉今人視古人所行事必謂不可及甚或疑筆墨張大實未必然若

英叔二事在耳目近何不如前聞哉天地間惟情事感動無不違理有自然而然非異也嗚呼孰非人子而彼以此傳諒非其所願而可哀者亦在是矣英叔死且葬其子奉狀謁拜請銘予著其大者而按狀書之英叔涂氏名世俊生前淳祐己酉年十三喪母朱氏父留他州即能經理喪事見者難之大父苦足疾調娛左右滌器不他使或止之慨然曰後欲常如此可得乎他日大父没請於父曰諸叔貧父又無有唅以外請任之父直軒

嬉娛市中諸兒從之間觴次前稱大人清福幸甚後母弟弗順愛之雖貽禍累不怨死生無異言家雖貧能飯過客或暮夜叩大家不内者止之宿間稱貸無有亦質鬻給之負不復問有實所怨死罪者一語感釋其人或反眼亦不介意丙丁遇冦掠雖知名居不汲汲以聞官避之入城以居嘗避亂遇騎得免若有相歲旱鄉人禱雨盡符祝不驗獨焚香禱而澍少俊輿入學即能業如長者課世能醫尤精其技屢神驗赴急寢食不小憚自

號心微其用心蓋如此得疾聽諸醫談所治默笑吾病豈可爲語家人毋怛化命焚香坐戒勿使卧已而果然君子謂是狀也信無溢美以其動於物者如此其誠於身者可知已生以九月二十五日没以大德七年甲辰臘二十日曾祖元郎祖大賓父惟寅繼母彭也娶劉氏先十年卒子志仁志義志道志德或世其學或業其士皆可稱二壻劉幼質劉玉潤孫原本闕琦琯孫女一以十年丙午正月三日甲辰葬廬陵儒林鄉烏泥坑涂氏自

宜黄徙豫章其後有官安成者家焉至英叔爲十六世始遷禾川之茶園丁丑禾川屠又遷城予嘗過宜黄見建昌守瀇亦譜分豫章而豫章至今多涂氏或爲塗涂塗實通英叔家十六世木主備可以爲難矣銘曰

穹穹厚厚不易者誠誠無近名遇變而信人之無情物乃或仁蛇驚不辨虎悟而馴而况擇術期於濟人吾無他長惟兹恂恂既善其身以及子孫

鄧烏山墓誌銘

予識烏山有年第知遊從諸公間久善與人交乃大德癸卯予留汀泮烏山從盱李仲弼來掾汀幕相與數月逾密方仲弼初至倥偬酬應間烏山周旋佽助忠盡誠篤然猶人情所有友生或能之未幾仲弼坐抗累孤子不能自理烏山跋涉南北代之辯訴縣金陵走三山自三山還汀往復幾寒暑最後送仲弼返分路不忍舍之去復縣汀以歸至汀值病死焉嗚呼古所謂死友者烏山近之矣仲弼其何能得此於烏山而烏山之所為依

依不自已者能使人悲也當仲弼爲江右憲史得意時烏山雖舊不翕翕附及其仕汀視昔當道勢便有間矣乃得得從之瘴鄉是豈以擇利而來哉而與其憂拯其困以忘其身人生固莫不有命而烏山輾轉之故儻以死爲憚不待及於此也昌黎於栁子厚慨然夢得母子間意悲傷其心以爲平居栩栩笑語握手出肺肝相示臨利害毛髮不顧擠之且下石焉者聞子厚之風可以愧死彼特有其意且未見之言昌黎猶借以爲交道之

勸若烏山之風真可以勵薄而起媮彼勢利之離合所不必論也予誌烏山以此豈復待他事哉且他事寧有過此者乎烏山恂恂色笑遇事而勇往見不可力爭所不能及扼腕太息坐如不得安聞善若渴逢可人傾倒如白頭歡受人一言之託如恐負之疏財而重義急害而緩利素所蓄積然也爲詩耿耿自達不雕琢爲工時文詩書義見稱旁通九流及方士技巧多玄著與人處嘿不見所長所過故人零落感念徘徊不能去往常受

知鄉達尊侍御春山危公昭德郡守寥恕齋邦傑科㬥
後府檄樵溪山長江西提學選教諭靖安又嘗授建寧
考亭長周行四方所志念何許無自以見卒以義死亦
可以不泯鄧氏自光州隨閩王入閩有名瑑者掌兵昭
武子孫家光澤之烏佩世不乏人曾祖弼祖烜父震母
陳氏繼吴氏子輗軏烏山名僉可字季謀生前丁未臘没
後丁未九月十四日又一年輗舁櫬以歸自汀卜至大
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瘞里之水尾予每謂烏山盱人丁

未夏五月來光澤覲儒服以故人子見始知烏山光澤家也九月揮舟過延平聞烏山隨仲弼還汀蓋未久恨不相遇歲晚意且來歸乃聞訃蓋重哀之覲先塋求銘予直指其大者而其爲人可見矣其孝友睦婣常美不復書銘曰

人趍而我逊也人踈而我密也人棄而我即也可去之矣而猶予之畢也然而彼則生而此則没矣不肖者以爲微娟者以爲咥也徵公論者名之彼誠智而此誠拙

也噫傷哉以此爲之碣也抑薄夫之聞之口如吃而心內折也

梅所王公墓誌銘

吾廬陵科第景定壬戌榜最得人盛至三十三人類名士宿輩皆進士選不如他舉多者間以宗姓恩比襲也吾先君須溪先生嘗稱同年梅所王公最長者自齋廬推老成厚德遊宦東西州每喜談所闘紹登政聲世變屢遷獨對客問紹登安否不絕會鄉飲行相見執手談

不可了自是公之子從叔若孫時時來每來必曰紹登家也聞其死凄然曰紹登已矣紹登公字也去之十年而從叔以狀來曰塋有年矣而未之銘唯先人之好未之敢忘是以有請嗚呼此吾年家丈人也敢以少賤辭
葢從事郎衡州軍事判官梅所先生王公諱夢震廬陵朋田人年二十六補太學篤信齋生既校定以父年高謁告歸養西澗葉丞相夢鼎時爲司業勉以遠業毋中廢浩然以詩謝去葉公不能奪以是益敬之歸而授館

以助甘旨之奉歲時稱壽必舉觴膝下得齊眉一笑萬鍾禄不啻足及父喪免太夫人尚亡恙不得已歸太學試發解去初補時十八年矣壬戌賜第授廸功郎主贑州雩都縣簿丹山翁樞密來守贑以座主再舉之雩都之民詠其政不衰再調臨江軍司法叅軍史守之有命攝新淦先是守淦者相繼罪斥專吏旁午公即日書上諸司願寛專吏使得爲政於是一年而事辨治庭無横卒焉乃請幕佐郡理史守欲辟淦令辭曰淦自是可爲矣

以薦就任改撫州軍事判官未上丁太夫人憂癸酉謁銓時葉公再相公奏記數百言葉公感悟及國門不拜去部授衡州軍事判官而時事非矣德祐初江上急郡檄公保伍守鄉井公曰吾責也行其所無事而已衡迓吏至公杜門不納自是棲遯浮沉無意人世前後廉車屢選教諸色不肯起獨為鄉飲一來公風致端粹表裏如一言若不出口而怡然順理為文正大篤厚如其為人規矩自持見者感化所講授窮通不但言語文字間

也襟懐夷坦畧不知機事遇後生秉間抵巇或所厚輙笑曰寧人負我常誦歐公學三十年所得平心無怨惡語以教子類簷風雨對客亦誦秋風歌與雨聲相和其浩然宇宙間意猶可想見年七十八生己卯正月十七日卒元貞丙申九月初二日臨終命以深衣斂一語不亂正冠納履危坐而逝以大德某年月日葬延福鄉夫人李氏墓左坐丁面癸先志也王氏之先唐末有長者自河東徙廬陵何山金地再遷安福連嶺其尤顯者為

盧溪敷文公縣長者七世爲臻自連嶺遷東汶又八傳而桂芳居士必高遷朋田精岐黄書多隱德不事生産作業以子孫書聲爲人生至樂鄉人至今傳其坐右留子孫語以勸公其仲子以公太學推恩封廸功郎當壬戌之第也與姪郴州教授介同時拜家慶里歆艶焉母周氏贈孺人娶李氏子從叔孫宜孫嗚呼公盛德君子也其孝友篤行蕭條世外志豈不若古人而時之不當命之不遇爲善懼矣益其厚也人能言之公之先世老

屋數間耳及仕以遜其兄若弟自爲草堂三間居之兄弟皆先没撫諸姪甚恩而暮年忍事有人所不能堪者曾不見於幾微間語從叔曰豈期爲善之報哉范益博云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吾且死欲見吾祖父不愧而敢不足於其子孫邪嗚呼書生薄命况日淺耳亦何所可遺讓而爲愛固不任受德而何意及此此從叔之所不言也而人言之予著之此者或者有人心者於此乎動也猶不爲無所益也有方之外者謂公没爲雷吏

嗟乎其信然耶亦豈所藏無所於試而報之此邪是未可知也公無子而子從叔也亦同舍之以從叔之生父一薦字衮舉同姓試周禮有聲時稱心水先生先君子嘗稱其平生短步無尺枉其時文得意語可以魁天下而靳靳不能得於知舉心水之父為高安縣尉玠字廉翁以所居稱官湖先生從叔縣二父間自弱冠往來先世最察學問議論何不極予故於是誌也詳噫先友遠矣其因依隐約所為跋涉反覆存其大槩於斯者竊恐

來者之無聞也銘曰

謂善不可爲邪古之人古之人謂盛德不可恃邪僅傳聞所傳聞胡昔然而今不然蓋居也著其義仕也載其仁彼人固不可知而世固不足伸風霆浩然千古正氣罔或死公公有不死

愛山先生賴公墓誌銘

往歲庚子予分教臨汀過瑞金愛山以先人之舊館我三四年間行李問遺接跡癸夘秋滿歸分舍於東偏稱

累紛碎留連旬日愈篤密臨别慨然曰吾老不復見子矣前春閩歸細書感念十年之故死生離合縷縷倏得蘭室董君訊致所爲狀則愛山正月化矣蘭室曰子宜銘予每倚雲西望未嘗不在愛山黯然懷别時語意而悲今之銘敢辭哉念他時尊者英康彊壽考八十有四年耄期而不變臨生死不亂豈非一世之福德人寧必與於人事而何以加之若其閱歷則有難於任事者矣邑當閩廣衝丙丁以來虔四境靡爛邑又燬危疑反側

間鞠爲荒野膏沃瓦礫灰燼噓炎帶禍用裕豈比夫安坐之麾訶平世之伸縮哉嘗近境悖搆有萌公私駴震咸謂撫諭或可觧惟愛山信義在人心請以行亦慨然不辭然中危之羣至雄堞間遊曉望歸輿下嶺讙如更生果得要領以定他拊循帖息不勝著每阻訌訛煽動爭竄山谷獨屹爲民望丙戌寇迫境弟病殆守死與俱夜中弟没旦而寇亦不至孀妹子弱遷之居左教督使成立有家焉自促膝談江湖舊事諸老見聞風致歷歷

代衰世遠文獻之美至公而盡所為凄斷憬憬寧惟宿昔之知遇抑東南斯文遺老九京不可作吾誰與歸賴氏世𩓐松陽縣愛山而上七世遷均山又四世遷瑞金邑西今寧都會昌雩都石城之賴皆同出愛山諱汝楫字濟之蚤及諸名公周旋如包宏齋陳千峰翁丹山三樞密文章理學議論人物各不同而皆知已弱冠以春秋兩上禮部再魁次榜南北兵興間攝邑尉事定教諭本邑蚤休嗒然掩關以老里閭敬之為鄉先生鄉大夫

禮之為隱君子東西州問安否湖海之及門徃年邑政
諮諏忠盡補益鄉鄰怨競譬曉而釋者十八九老成通
練不執不迂為人謀悉心洞見利害曰後當爾無不如
言輕財重義舊家貲邑甲乙中廢僅半半復割訓應不
减聞客至倒屣絶甘分少急難告貸雖乏必應有得藏
某所庾敝之或謂地主所宜得告笑曰匹夫無故得金
亦非分也踐履篤實言如其心每曰吾假貸於人不立
券惟書一信字嘗自頌曰不貪不吝不奢不儉不豐不

嗇不嗔不妬咸謂實録筆墨清潤亹亹輙百千言無若思怪僻丈從意屬詩尤有味暮年善華嚴作堂鄉黨與里中善士誦之修十世祖功德寺造舟為扶常渡且給之田而非以祈福利佐邑校以私財供公費家人𧷤珥不得留已卯饑所儲僅餘悉以濟餓者既病無病態理家事訣親友處分身後豐約皆有度前一日語子若孫曰吾將行矣或謂此日於後嗣不利笑曰如此則來日至是又問今午未或應以午過脩然而逝嗚呼孰知公

蕭散靜定其去來自在亦至是耶天地間無不有偽惟信於心者一言而使人舍其所甚愛雖盜賊小人可使如禮義君子至於觀化之際即禪宗專門聖賢學問猶以爲極致若談笑遲速隨意所如則其真實純一者貫始終而參造化矣豈非尤可傳者哉曾祖克勤祖夢庚父起莘妣劉氏娶張繼王汀進士女皆前卒子男仲朋定翁申翁天與仲定申亦前卒天與受宣府檄汀州上杭教諭愿謹而有文女四鍾思義劉泰來蕭茂珍陳雷

霖其婿孫男三嗣豪劉生丙孫曽孫男三佛保衍孫繁孫孫女四已適者婿鍾必暉許適者袁天禄曽孫女三前端平甲午十月五日其生延祐丁巳正月十八日其沒四月十二日其殯所建華嚴堂之側其殯處也治命云銘曰

世百偽而無一真兮能斲而不能以常逞巧令而欺言貌兮固已隐微之昭彰安能舍我之浩浩兮與爾為熒煌雖委化而歸盡兮尚有待乎朝陽後百年其猶傳兮

是英英者不亡

高楚芳墓誌銘

廬陵邑西南走古安成中路市區之盛爲何山出何山
里所左折縈迴豁然連岡平疇之外穹林古桂望之欝
然泰溪高氏居之且百年矣予繇姻親交往以世然無
因而造詣前十二年免於先君子之喪出謝弔客及門
芳所兄弟止予再宿去坐於庭書聲琅然息於館諸少
環侍聽客語無童心欵於燕私几案間筆硯書策無長

物時吾友芷堂劉自昭為之客日晚徘徊門外撫清陰而步林樾相與言先世卜築歲月締創先後兵革來平地通衢軍旅盜猾之交幸無他虞以及今日自昭歷歷及其先尊橘山厚德明練教子待客之槩指從游二三子而語曰主人不但館我并飯吾徒歸之費不訾而芳所蕭然不以為德曰吾責也予於是識芳所在平昔親知之上矣蓋嘗屢舉以勵有意於延師者乃今於誌芳所也首著之人生豈必皆以功名流其聲得一善可稱

亦足矣善亦何必皆捐千金施萬鍾論其意氣不同於尋常斯可稱矣芳所名崇蘭字楚芳眉宇有俊意自少即脫洒頡異在師不煩橘山加意擇所從女兄歸劉敬則甲子魁鄉薦以詩亦欲頡頏而升從晏鎬民於城鎬民專門鴻碩為講下所賢弟子學成而科熄退然不自衒遇吾黨談文亹亹終日得先進筆墨傳寫襲玩不少置及篇詠倡酬嘿不露毫芒笑謝曰詩所學也顧所為從師者豈以為角能否地哉聞者感焉綜理靡密跋涉

壓霧蚤歲辭蠱晚用裕堂構日拓園林音樂曲奉親歡親沒不復理遇犯不校條就條理委順自然醻應坌至他人謂排遣不暇方聚佳士校杜詩注刻本如日課其所尚固然自少喜交鄉大夫先生無不得其愛重里名輩困乏之時而周之友弟無間歲寒親友睠焉不忘其天性然也生前寶祐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卒至大戊申八月七日卜巳酉十一月二十七日丙午塟里之西原高氏派汴來自吉水歸仙分泰溪又從嘉林徙至橋山

十一世始大及事朱南山文丞相吾先君子須溪先生題其墓蓋平生絶筆云曾祖彦舉祖洪父文彬母羅氏娶劉氏子益仁女二許適王天瑞張德懋次子觀生爲弟後孫男宜福孫女二嗟夫昔之興家者類力藉而利薄事遠而年長故其成也非朝夕之故而其傳也亦久予見高氏三世矣煦煦然而温恂恂然而安郁郁然而茂視一旦崛起盛大者若不足而閲世如一朱門清華或有不逮之羞泊然者有餘味矣起驟者仆速源遠者

流長吾以今昔觀於天道益信芳所雖無遇於時而有以知其方來之未艾也然則亦可以無憾矣夫銘曰

欲知其興視此木欲知其完徵此屋欲知其賢觀所蓄刻書為田子孫讀粲予授館似以續歸全中壽何不足若彼翕艴反乎復以此易彼竟非欲前人之光後人福

養吾齋集卷三十二

元 劉將孫 撰

墓誌銘三

袁謹齋墓誌銘

晉人最善品目人物其言曰百人亦見千人亦見吾嘗持此閲人而慨然有感也夫所謂見者豈必見於事任哉即一坐而傾其坐人一望而知其小異如野鶴之於雞羣金玉之在瓦礫甚不易得也以聲而見見而意廢

然者有矣物色而求得而不逮所聞者有矣若昂然而軒舉頎然而拔異使人遙視而不敢輕近即而有餘敬退而猶思之者豈非間見之英難逢之雋有用之才而忽忽止此此謹齋之所以可惜予聞其沒而慟之不忘著之銘墓也舉此來者猶可以想見其精神之彷彿也嗚呼誦韓公嗟嗟子厚而止于此語相期何許亦何意斯人之不幸曾不能以概見于當世而徒托之想像者如此也謹齋袁氏名恮字從謹世居吉文方山之下古

渡先世多厚德至山窓恭甫益盛往昔聲律擅塲時古
文作手推易壯齋季鴻山窓其甥也淵源有自来矣中
年湖海多諸公知己昭文丞相古心江文忠公為書山
窓吾先君子記之又為之名三子各為字從謹因稱謹
齋以此少即爽朗磊落年十七扁舟南北所交賢達蒐
奇攬勝不肯碌碌塵務遇事敏决公私鞅掌談笑理解
輕財重然諾以是見大夫之問利害者曰從謹鄉先達
之有所謀慮者曰從謹名流勝士望焉以為歸者曰從

謹常星言露宿左酬右應人視之若不暇給而蒔花竹舘過客裕然無不盡於情故鄉偪仄得屋城西旁充衺斥構深飾邃幽迎致二老優游其間從容賔讌朝夕娛侍東宅以奉伯兄怡愉盡懽入其庭藹如也往中臺要官按事廬陵有不逞誣先壠如昔所云乾罔者驗治頗張于時子病奮與仲兄就辨曰吾不往且貽親憂詎以孺子妨乎會官曉人也一對而誣者罪隣邑泒虛籍督徵賦其人苦欲死偶當路語之慼寤而釋一不以德夫

人也故家子困悔無所出其友以窘告舉幣千餘授之或彊委之券亦不責其償志意浩然所欲為者寧此瑣瑣一二止吾亦約畧存之者傷其無以大其施也愛子篤教延師得客往往未為人知而後之知之者益信子亦不負其教嗚呼從謹何可得也其高視遠覽有燕趙之氣其慷慨特達有義俠之風其從容婉娩有文獻之懿至其家庭恂恂又悠然父兄之教也予視世家舊閥愚者以庸敗知者以巧敗尚氣者以競敗好高者以詭

敗守文者以怯敗鶩名者以貪敗皆所謂能者也猶若此他敗於非類者復何可勝數昔人有云使若等存又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安得不為吾從謹悲傷太息於斯言哉生前咸淳辛未臘二十八日至大庚戌以事至閩歸及汀之寧化石壁遽疾卒實十月朔日曾祖邦懋祖文徵父恭山窓也從謹其季子妣易氏娶彭氏子四女二尚幼卜延祐甲寅臘葬某處壬老君婿也令以澄初名受勑命為高麗王府斷事官知事先葬以舘人彭

應琦狀求銘予哀之懷之知之深也豈必狀而銘哉故
反復藉古語屢嘆以發之猶憶往日升堂時山窓衣冠
皓偉如蒼松勁栢領客輕健談五十年前程文如弗長
從義玉立微臞清言文字審謹有味從遜與從謹皆長
身竦特戕戕競爽淵渟而山峙興門福澤宜爾羈官長
捐痛君蚤世而山窓從義繼而去我四十年交遊親戚
凄其餘幾如之何勿悲然諸子皆可教澄初又能以其
名蚤聞於仕版謹齋為不亡矣予之慨不能已者爰長

言而為之辭其辭曰
登髙丘撫壄土兮眇一目其四荒呼巫陽呌重華兮羌
世短而年長寧惟人事之滔滔兮慨天道之茫茫材且
賢者衆百而不一見兮復難得而易喪彼庸夫與敗子
兮皓白首而成行鬱干霄之妙質兮不使及于棟梁握
太阿之繞匣兮貿永蟄于夜光固功名之有命兮與之
壽庸何傷㗊牖下之何人兮此吾所為致恨于蒼蒼發
山川之久閟兮吁七尺兮此藏天固有可必兮覬後人

之方昌

袁叔端墓誌銘

一家以一人興一人而五合六聚者不約而如赴於是推論其所以興者在于才智開闔之上莫不以為福嗚呼孰知才智開闔者猶人事之當然而所謂福者必有以得于天哉人而能有以得天而天之興之者若睠睠焉朝夕以左右先後之則其所以得于天者非人力之能致矣吾觀于天之用意也遠矣如袁叔端之興皆如

有得于天者也吾是以著之叔端恂恂起鄉里不豪舉不急競隨所盈縮歸斯受之然而人絀而已遂也時有利不利而我行則得也無意于盛大而盛大者隨之他人求而不可能者拱手而坐致以至棟宇園林之樂子孫詩書之澤無不推端溪焉此其得于天者亦在是矣夫天不可以求得也人之所為自以為合于天而不知天之所以異者正在此惟無心之感不言之應亹亹而不倦古今用人猶必擇重厚長者況于天之所以察哉

叔端諱必正世廬陵玉原里人性質直無矯僞衣冠不隨世改家去城近時所來往徐行俯首四顧如領識不識皆知衣叔端也由約致裕驅馳江湖晚猶不倦焚券已責多盛德子姪婣友交勸宜休一笑付家事東隣西里扶攜風日佳時朱陳意樂彷彿似之篤意斯文延師敬待兒孫講誦靜坐聽之遇會意時欣然領悟如得舊聞鄉閭不釋一意講解居閒勞怨悉謂當然里役延害起倡義率吏無所髙下咸得奠居若緇黃之請與泥塗

之履坦又其餘事居近青原過客時訪不厭名勝徘徊或過數日每初度堦庭稱觴飲少輒醉微醉小睡睡起觥籌盡容歡興至一歌則其意樂也居近新田初謀居城忽得吉卜朞月而就新堂雅潔扁之曰端溪記詠交屬兄弟三人篤愛終始不忍分去及不得已而析讓而不校曰貧富豈繫此予每慨嘆世家大族之零落未有不自捐其初而山林之興無不有異于人其異于人者亦常言常行耳彼失而此得之有以也夫予于端溪諸

君子往來筆墨間厚也年時九日約登高青原繼前十年之遊而叔端忽病劇卒不起歳晚又聞哭母則生固甞撫其室曰吾已矣汝其同歸葢後之四月雖人子之痛而叔端其知之矣卜葬有期客姚安生求銘亦纚纚能言其日用間意予固無所辭叔端生前淳祐辛丑十一月二十四日沒延祐乙卯九月十日曽祖和祖宗興考世昌母萁氏娶胡氏繼曹氏子男四士英士愷士美士聞女三孫男七志民志善志用志岳志霖志遠志立

孫女九曾孫男一明生卜丁巳正月葬某鄉某原銘曰

天欲與之不得猶得彼人是哉夫豈不力新田衍沃手所種植子孫繼承開徑三盆儒科方興以似以續後人之昌愈著其福

茶陵譚見心墓誌銘

予友吴午川聖績狀茶陵譚見心之平生屬予以銘曰見心病且革語其子曰吾必以今夕逝他日葬必午川狀養吾銘得二先生之言吾不朽死無恨願銘之以遂

逝者之願成生者之孝也嗟夫予知見心往先君子須溪先生得雲陽諸賢之詩往復如東西里見心其一也近年凋落遂中絕不知見心亦棄人間去聖績惓惓友誼叙而求於我者如此顧斯文生死之望予復何所於辭哉聖績之狀曰譚古國也詩春秋著焉江湘閭族姓潼州判官其顯者也潼州徙太和其後仲達少年行道永新萬石堂有劉評事器待之妻之二子長深次癸深字浚甫雄豪卓犖娶茶陵尹氏故大儒家會寧黃孽盜

平而死士民迎葬請浚甫為祭文援筆書云河上翺翔
縱不媿廬陵之忠襄得不媿於豫章黄衆驚服敢言登
淳祐庚戌第繇永明尉丞衡山常寧令輿寧以郴法曹
攝郡卒歴官勤政愛民多可稱稱潛灼先生三子長杞
字楚材娶永新鍾長身玉立雋辨英雅是生見心諱復
單傳號吾樗聦敏剛厚入小學即欲洞達經旨往復論
辨耆宿不能難在亂徙中誦聲琅琅稍長詩文自得於
心掃俗學壹空視世俗兒曹儷習塵唾齒冷不顧似遊

雲陽交其豪英高下各得所願北方盧疎齋完顔東皐交聘主紫微南夫夫趙平遠鄧平齋遙寄屬之趙青山王靜得滕玉霄皆推重如平生歡著述七百篇題為詹詹集說詩每曰說詩莫難於風二南其尤也他如四書經子史騷各有論注字從鍾王達北海百家藝多通達易數尤精大德甲辰哭母諸念冰冷後七年喪中主府君乃為先世尺寸磽土求直於公府又緣註誤留洪洪省憲之掾屬咸敬愛暨歸而世念絕矣延祐乙卯七月

病明年三月十日沒生前咸淳壬申十一月娶劉南康稅官元暉女子五女一孫女一以某年月日葬嗚呼其家世大畧具是矣士之植立其心苦其言長而載之行事者亦槩乎如是而止也所可知文字語言而已顧隨世醻酢中之所存曽無足以發其一二雖聖績之深知君者亦不能以他有所加也然則士之所可哀者其不在兹乎其不在兹乎銘曰

譚古名族代有英特人門甲才豐用嗇所持者廣所施

狹法曹收科歷試州縣劒出匣聞孫嬌嬌俊聲方洋耆舊壓南傾北企專門重席積譽洽揮毫如雲著書滿家詞倒峽以若其能論文說書有師法纍然而衰倏然而沒終白袷悽然千載託我以死如素狎銘以昭之後人其昌代不乏

戴勉齋墓誌銘

勉齋恂恂里巷拊循恩怨雖童兒暴橫皆以之為歸戴勉齋浮湛塵中常若有迫不得已者然一無所營其所

急乃極迂闊戴勉齋白首惜交未嘗累人而每為人所累無怨言戴勉齋赴義若一見不可必力爭性淳易信然諾若可欺而人亦不忍欺之鄉鄰親友暮夜急難先至後罷惟勉齋朋遊控極風雨寒暑不以有亡為解惟勉齋蓋吾州俗厚士君子如林薰德强為善者往往而是也此長者之澤也嗚呼今無其人矣勉齋之先世與吾祖母張夫人家有連緜是先君子須溪先生與之往來晚益親其子斯道復以醫有能名屢藉其力拯危症

勉齋久病塊坐一室相見輒執手凄然吾知其平生勤苦自好欲有聞於身後也每歸而誦之先君子復歎曰是其人多可稱惜也病三年不出門屢殆復甦而乃後先君子四閲月死死四年卜吉葬求銘嗚呼誰當知者此其為善於身盡心於人有過於行事及物者而無所可著也非無其事也不勝著也吾故崖略形容之而證以一二抑使知其人者俯仰黯然而思之其不相知者亦重惜其不相值則斯人之平生庶幾乎如見之亦可

以少慰矣夫里先達有婚高門者迫嫁期無餘貲急而求勉齋迺代之經畫貸江外以集事未幾而其人病且死舉扶泣曰吾負君矣勉齋撫之以瞑曰君平生非負人者今及此命也我與受其累自以私田償之而人不知王常丞城山家有畔僕誣告之獄事首及勉齋本無與者坐其父子自鄉出則假館焉繇此蹈不測展轉淹繫自吉而洪冬逾春不得解然無置辭直飲章株送人皆寃勉齋興顧翛然誦經殆宿對及此或當路問前事

咄咄為王氏稱屈不少避城山暮年寂寞迎致館奉盃

恭趙阿標實甫宗室醫鳌材伉不下人者獨勉齋婉娩

從之花時月夜飛觴分韻衣冠談笑行道嗟羨至其乏

窘人莫能謀之勉齋詭求推與終其身死猶任其逋他

鄉來仕者行李無所託或困簿責隳鉗網勉齋隱然如

小朱家網紀之不厭各得所願故人二十年滯訟牽引

熏轑實客居閭牆進不得要兩家皆厚勉齋交往俱不

疑卒繇一言講驩而不受德先世嘗奉華嚴及其身逾

篤於方廣經堂起屋成社為龍華一會其生平歲月大半於此乎役每慨然曰父志也於經如有得若其用心平持論恕槩不為言語文字而合於佛臨終説偈視去來夢幻不忘妙高樓閣云中年母病建樓北向告斗祈命良有應晚屢具棺衾屢推以給親友之急不憚煩至於處婣黨若女兄弟雖睦友常理而皆至性之所感發折旋犀碎有甚難者亦莫能挫也太史公有言緩急者人之所時有也若擇便而遠引事後而詭辭誰不能者

然可悔者亦坐是矣嗟乎勉齋而旣不媿於心不悔于所行矣又觀居此世者何如也戴氏世家廬陵今居城中縣社之左勉齋名某嘗以范名與庚午太學補試異時處鄉校退然在列然一旦干戈倥偬學田悉上送官勉齋適與北來馬上者語相合從容風激留意俎豆田以是歸然未始以為勞他謹厚不伐類此家如關西清白楊適同吾祖故稱勉齋勉齋其齋號也年七十生寶慶戊子正月二十有五日卒以大德丁酉五月一日以

庚子某月某日葬某所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娶某氏子某某太醫院命以為吉州路官醫提領孫幾某孫女幾某某其壻銘曰

謂皇皇乎其何之兮匪營其私謂區區者皆可能兮胡寧不為惟其不可忘兮是以可悲吾銘以昭之兮後來之思

蕭泰湖墓誌銘

廬陵西横溪蕭氏與吉文三瑞侍御史同派於今十六

世明經魁擢貢第相望至今為儒族尊宿少俊佩衿館
穀相望以髙如希說靖重深厚見稱宗族鄉黨老成文
獻有之似之乃命遽革年既六十又五謀葬其子元果
以狀求銘不得辭則按狀叙之希說諱巖孫其上世之
初遷僊林之横溪也稱十萬小十萬焉其富如此十世
祖詩冠皇祐九世祖倅衡往楊誠齋為記佚老堂者其
叔祖其貴如此希說少隨叔譓谷客趙孟逵許逵以詩
經魁舍選客皆名士已能傾其坐人叔任咸淳經量年

雖少佐之以公官民以為便盛年逢科試之運以舉業雄鄉校提舉蔡澗松雪龍詩經前輩每得其藝歎賞之詹天游黄有山交推輓檄教諭贛興國學時滕玉霄攝贛教厚倚屬焉增學租新禮殿奬後進文物彬彬然日盛然期滿去之不復仕歸從鄉先生遊有真樂前輩凋落隱居深窓里役每以身先不以累鄉曲親友急難揮解無不全其歡迹捕之卒至者談笑遣去里以安堵上世功德院在黄山僧行以科擾四散為言於僧司得復

舊他祠廟橋路出於近者無不用意客來必留故居隘稍闢之嚴於教子諸姪歲時會必篤訓且試其新藝會科復勉子孫歎已老付汝輩毋負吾意嗟夫士生世不遇得稱善人于鄉言行有可紀述雖常事其難能也彼赫然有以著者其隱然者未必能無媿如此也吾孔孟家法固曰不怨天不尤人又曰仰不媿俯不怍一樂也然則希說固無憾矣乎希說號泰湖朋友以其寛平有類之者也生前寶祐癸丑正月六日沒延祐丁巳二月

十有九日卜三月壬申葬居近譚家園祖墓側曽祖景賢祖國俊父必興妣某氏娶程氏子男二元槩先十七年卒次元果也女三元姝適彭琥元某適劉囦元某適劉潛孫四女孫二銘曰

鄉之言恂恂家之言諄諄謂不仕耶亦受任於斯文謂為仕耶曽未展其所存藏之有餘以善其身不在其身在其子孫

前貢士龍溪山長帶溪蕭君墓誌銘

予少侍親京輦下留翹材觀東閣往來江淮幕府一時人物皆極選五十年四方凡知名者無不獲私焉未嘗不退而歎也主文章者事詞華專經學者守論篤閑政事者鄙清談喜雜博者泥故實下至儒者時文駢儷詩詞賔客高下不同各自為流聲各不可合然無不得所願大者羽儀清華小猶莪冠標置所至尊上客馮陵偃蹇終身歡娱無不足於意如吾帶溪其才藝涵蓄能無不長長無不擅使盛年襲世科雍容搢紳間豈比麞鼠

為或者所訕笑儻幕府書檄倉卒陳琳阮瑀之任優為之必不貽君房孫郎帳下兒譏議政使連蹇場屋亦豈不收名定價如鄭君鄉吕公客陳孟公坐中優游歳晚享有文獻之樂也哉惜也未二十而貢望四十而代遷雖禮羅席聘尊事之者聞見而愀然之意曾無足以寛其寥廓之懷而鬱積而無所施者槩不著以一二乃蟠屈之聞見精詣之才識僅或為知已笑談之資浮湛黽勉世故銷沉恩怨反覆鐵爐步猶或為累曾無伸眉快

於意者竟至於病廢展轉而極予前年閩歸憂患變衰之餘方欲從君一紓其胸臆而君相視瞠然意倦不復下上論何如往年予徘徊飲泣去日者哭君而歸長塗烈日不知涕之何從豈惟故舊之情與君不遇時之感抑相知絶世令而後疑而莫予質也闡而莫予解也一代人物至君而盡安得不觸目而遣懷横空而雪涕哉吾廬陵衣冠世家自唐至宋不絶者惟吉文九江蕭氏侍御史定基為江西三瑞之一自臺端持鄉漕節發運

使孫服復為名御史近年以名春秋策首擢第為湖南憲淵者君祖叔也先府君南谷諱欅擢寶祐文榜第君幼頴秀端重八歲能賦甲子欲以登仕郎試江西南谷以其少欲遲之執友泰宇曾奏院尹俾肄習以不見燭為限如期就泰宇乃命之試試果捷是科同里世家子弟貢者四人皆甫弱冠鄉論誇以為盛會隨南谷官連州第二科始試南宮病作猶終場自是愈肆力志遠大南谷長東湖路萬里為前廡一見傾待未幾路魁甲戌

而科訖當路以才名舉教永豐又教安福士喜得師東軒曾御史晞顔提學湖南檄正連州學且升教以南谷趣歸止及擢龍溪山長甫數月竟以南谷憂去免喪泊然無進取意鷺洲屢請為堂長屢攝教事彊起輒謝去平生詞賦負俊聲佳句多傳誦博學强記為文辯給麗容尤精於詩初宗山谷後縱意所如奇捷妥雅四六更精切深穩書疏委曲得三昧古今傳記異同沿革先輩家出處微隱名第纖悉睹見貫穿造次亹亹如史一日

鷺州風月無邊樓上侍過使貴客酒次偶及恩貝州舊故歷舉月日事實畢具使客其鄉也為之驚歎所未睹甘石鲁楊之書差榖小技無不悉得其說術者不能欺奕秋餘事亦髙品先君子須溪先生於世少許可獨閗帶溪來折屐得帶溪伴語日夜不休南之陳中山北之徐容齋皆知已容齋為詩序方之子長子美他名流無不願交予之慨歎於君者此也予嘗與君從叔陶齋歎君眉稜鬚鬢背負腹壬彷彿乘雲公見之者寧不謂福

人而棲遲若此陶齋謂君齊眉亡恙五子皆頎立競爽
人生之福不在於斯乎今春長子暴卒五日陳夫人沒
又十日而君仙去噫福固在是乎君娶烏江陳氏環溪
女儉勤令淑稱於宗族鄉黨環溪諱和字致仲屢舉奏
名主萬安學志尚揭揭敬君如交友其身後葬之復求
先君碑之於義爲盡君諱炎亨字可則其集亦名澼絖
曾祖肅祖慧孫承務郎致仕南谷晚階文林郎行朝除
禮兵部架閣母楊夫人文節公曾孫也生寶祐癸丑三

月九日未卒延祐丁巳五月十六日午子男五孫男十二孫女四卜某年月葬某所子子遵娶君女弟惟斯文之故遵重不幸予之哀君誌君不自知其縷縷而長也悲夫銘曰

柱耶桯耶才各其施羽耶翮耶誰挾以飛時耶命耶彼奚不宜鳳耶非耶適逢其衰豈不百年生也何遲佩玉瓊琚乃驅之馳黯其至寶賞不葢悲九京奇氣鬱為靈芝其來朝暉其出戱時百年之衰千載之期

故文林郎禮兵架閣南谷先生蕭君墓誌銘

公父諱榛字南叟沒既久而未得吉卜乃以延祐四年丁巳秋八月十二日丙午葬于某所既啓殯孫曾族姻俛仰今昔永念公之興于家世于科仕于四方者多可稱述顧墓碑未立日又迫儻壙中之藏復不昭書其歲世系占第歷官之槩使來者有考無以慰其景景以予之親且舊也屬之筆援古例叙其平生為銘銘曰

吉文之蕭著于螺溪八葉相裔自長沙西始居廬陵偉

士曰霽吳乾貞間上書論事今洪武寧傳子延評文煥毋周遷于兹鄉是生良輔以工部貴赫赫侍御宋稱三瑞熈陵殿柱書定基字甲科臺端鄉漕過家東南發運盛時光華有孫曰服繼為御史不阿權豪世濟其美科聯歲貢代不絕書迪功九成德厚慶儲隱士維蕭黙菴是似乃伯氏淵寺丞憲使承務慧孫仕不及兄東山樽齋從容斯文是生南叟顗出秀拔工于辭章才奮藝軋收科寶祐丙辰之年龍首文山是榜卓然初筮南安主

南安簿再轉法曹理連州署長洪東湖改教封州再錄

連幕朝遷海甌掌固禮兵駿追不及緜廸功階文林三

陟勾稽治辦漕幕詳明湖堂教思有懷諸生連守虞踁

雍公孫子江漕中山一代文士連掾異知攝户判簽文

臺職刲上文華淹當時諸公磊磊知已徊翔欲上喟其

麟止山林容與衣冠後先户屨賔榻佳客聯翩堦庭美

子孫枝蘭玉故家新第允曰備福所居黄谷以南谷稱

四方懐之老成典刑語不妄發意不鋒激退然色聲静

定如一聞者心服見者意消在約如泰在泰不驕向來桃李章貢校藝莫年庭槐清陰蔽翳生前丁亥寶慶仲秋廿六之酉六十三籌至元己丑十月寓城十三云已考終是徵妣劉配楊文節曾女子長炎亨以貢士舉炎符炎奕女炎赦名劉遵其壻是生六孫在奎里壴堅塾以次曾孫十四孫女又四符既蚤沒亨近亦亡在不克世餘方嗣芳予子遵也公曰可妻宛其不幸負負公意公女哀公實碑此阡嗚呼千年既固既堅

王卓齋墓誌銘

嗚呼予於卓齋舊矣其為人予能言之方孺兒邊幅娛[illegible]
訾動可觸已眉間鬱鬱有奇氣狎其賢傑推分剖與汜
相與娛戲咸望焉以為歸蚤膺門閥每遇事端盤錯類
老人所驚駴條疏理遣侍惠文工君播者即不敢以少
年易視四坐論議豪盭交張間森儁使心屈不一毫挫
然恂恂鄉曲輩行未始無故而多上人風壓頫洞護鄉
井如時平保衣冠坦觴詠蕭然不見德色雪霜貿貿文

衰武謝馮陵傑顛衆束手俛跨出乃落落平視事遽迫口舌爭之得便利投機合變于其間過故人理清事買書賔玩晏無枝梧亦園林鐘鼓完如初興詩書門户益大其所捐棄忼慨捷出望表足以感讙心動死力江湖倦遊暮夜叩門保之不憚厭里中急難剛柔緩急吐呑闔闢各盡情偽他人累日夜不能得要者片語無遺論嗚呼使盛時幕下能得此士豈不足望一府使倉卒受任信宿豈不稱偉男子惜也生不居江淮間既邊事動

遇知已扳援已晚所為磊磊者僅能使吾黨追論悼惜
而縱横神智特酬酢世故之瑣瑣而年又止五十有一
思古今人物時命如温處士造辛雲京孫讜皆由匹士
感慨出位起山林與人事所立揭揭如此哀哉卓齋志
何不若古之人哉儒者類恇怯誤事閒通方輒流宕忘
返才難之歎尚矣時命復若有物焉壞之今吾言之而
知者非其婣親則舊已豈不愈可感哉雖然昔之千載
以至于我不必其史也是有君子之論焉未有非鬱伊

俛詘見數于物論者也存其人以其志也其志傳則其人存若夫髙位重祿以自顯庸有不待人而傳者矣乃未必傳也凡不恨于浮湛而如有待于寥廓者豈非亦有君子之論哉予故依微彷彿于抵掌談笑也以為卓齋銘安成郡西稱東郭王氏其先徙自廬陵隆田與瀘溪敷文庭珪寔同出卓齋名新民字明翁皎厲有異材每欲于時文外為學問試塲屋逈不同餘子咸淳庚午幾貢矣以破語太髙抑卑試太學非不愿也制司嘗檄

以計議銳欲以事功自見而勢日非即謝去事親以養志刻意教子皆有立父沒悴然念平生之教惟欲書總爭尺寸聞前人而科廢已矣惟文字尚不朽則求吾先君子須溪先生為之銘已又時攜其子來請學所志好惓惓獨在此前南安尹李靜山熙最喜道君家急義事又驟稱君之能吾先君子于世寡交與君還往獨久于其沒深惜之曾祖得遇祖夢輔父朝俊字英叔母綦氏娶劉氏前和州使君孫女婦道母儀有稱相夫用裕每

焚香願家和子孫賢亦可書矣先四年卒子四人彪常
肅瑞皆文采通練女適劉繼功龍雲家也孫男五約績
紳縝繪孫女四淳祐癸卯九月晦其生至元癸巳七月
望其卒大德丙午八月庚申其葬安福鄉郭川白鶴阡
其處所爲遲之久也葢慎也彪兄弟以狀請銘予視狀
所登載深感于君之不試即周遭人事服畏清議捄饑
利涉惜類全交在他人爲𢿱見而君爲常事即君所遭
倥偬震撼咄咄非意及理有其所以處者豈可以常理

論哉予故著其神而畧其迹而君爲人亦從是見矣嗚呼卓齋孝友氣誼人也兄弟二人終身無間言免父喪又十年聚居合食不忍析内外如一後之稱兄弟者亦鮮儷焉銘曰

木也可以柱車也可以遠攝衣起坐可以禦變何以不如而命之蹇謂無年耶五十不爲損謂無憾耶小試亦已晩匪知其囍孰信我言之才之志特以言傳吁嗟言之質之千年

曾母縣尹霖巖郭夫人墓誌銘

嗚呼家之興未有非婦德也婦道無譽謂求所以致譽者也若實有其譽亦何可沒哉故古今婦若母之賢無不聞於時而昭於代若梅溪曾母郭夫人所以相其夫子教其孫而興其家者其難能鮮有又不待於傳聞所聞也予於曾姻連也其子之哀而不能得於言者予能言之初霖巖兄弟賔客交遊常滿坐暮夜咄嗟厨傳立具不待命皆推夫人霖巖挾其景景留黄金臺下連數

年輦運共給與營其贏縮沛然殷盛有加於常年無不相與賢夫人霖巖沒都下一意教二子使有立閨門落然雍容成裕愈倍霖巖存時户庭屹立又無不共才夫人予中女歸聞禮往留光澤夫人遣聞禮來迎道塗絡繹纎悉盡於情他日聞所以遣其女者周旋用意有過於父之愛一無所彼此惟恐卹之不至若負其父意者則前所稱賢婦有不及之矣勤其身大其所成曾不以為勞翛然遺其子無毫髪私雖男子猶有媿也是豈不可

傳歟聞禮兄弟為夫人之家傳曰先祖母郭氏也以善
事舅姑稱祖姑及兩國夫人亟誦其孝先母幼鞠祖母
旁一如祖母規繩以是先君娶於舅氏先君喪歸先母
撫二子而哭語之曰自吾歸汝家五十年難險何不有
丙子兵革間汝二父從信公幕府道梗聞兵敗伯氏規
避逃吾婦姑相持轉側穿間道彼此皆不可知時飲泣
露禱幸得相保危疑反復間若等識之勿忘也先君閒
居多營度為萬松岡起見山堂日領客嘯咏須酒酒至

須饌饌列未嘗後顧先君北上家事治資用給御下和肅女子小人無不孫與怨寛平信厚至者如水未嘗億計而充拓自然樂輸喜施外務自消里胥悍卒亦知敬憚尊師篤教夜帥女功待二子讀三鼓罷散始睡平明又呼之起處宗族恩意篤盡孤弟收撫教育使有室家田廬己酉廬火督二子重構規制有增焉是其所稱者亦人生日用閒事而其縷縷於言外者有所不能盡於辭也予盖深知而黯然愈悲於其言嗚呼狀稱歐母祭

豐養薄語以為歎抑為歐母也猶易貧之孤可為也士之母可守也若孤而有門户可託母而有田廬之累㜸於歐母也為難吾每執筆内美必慨而言之者誠感其事之未易也况如夫人者乎則其福亦不可及已夫人郭氏諱順正字德儀太和南鄉人父克安母蕭氏生宋淳祐癸丑九月二十九日沒延祐乙卯二月十日子男三女二卜以延祐二年三月初十日葬于里之王按阡向午丙銘曰

春暉暉而日長兮草寸寸而心短子欲養而母不待兮
年何長而道遠興末有不難兮况世異而時殊申戒露
之嚴霜兮藐𢈔門之遺孤雖百年亦何所報兮尚膝下
之滿望遺之以所可安兮成之而不饗天皇皇而高遠
兮山靡靡而蒼茫慨一世可奈何兮萬子孫其勿忘